

首场出击(报告文学)

■何建明

2020年春节前后,“新冠病毒”袭击了武汉,袭击了全国,现在全球蔓延形势也非常严峻。有人说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无论怎么说,这场灾难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当代人不幸遇上,同时又有“有幸”亲历,这从另一角度也算是“难得”。人类的命运并非总是向好的,不遇坏事,也不正常。然而这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否则所有苦难和死亡等于白经历了,这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亲历了“非典”,但“非典”

1

2019年12月31日,上海敏感地“嗅”到了不安因素。“有情况!”这一天是2020年元旦的前一天,即2019年12月31日。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们神经一下被拨动了。

“喂,你们在开会呢?!”我收到一个情报,说武汉那边发现‘不明原因肺炎’传染,你们马上收集些情况,尽快将对对我们上海可能造成的影响出一份报告给我!要快!”

潘浩,上海市疾控中心急性流行性传染病调查科主任,此次上海抗击新冠病毒领导小组现场技术指挥组副组长、流调专家,这一天正在1380楼的2号楼二楼会议室开会。“回顾上海正在进行的抗击新冠病毒战役的整个战斗,那真的应该是从付晨主任打给我们的那通电话算起,至少在那个时间点上,我们搞专业流行性疾病预防控制线上的战斗准备就这样起步了……”潘浩说得非常肯定。

他找出了12月31日当天他们几个人在下午4点前递交给上级的报告原件。这份报告可以说明两点:一是上海的反应是及时的,二是上海疾病防控是非常专业的。这份由潘浩他们起草并呈报上级的报告全称为《关于武汉“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事件”的舆情监测及我市不明原因肺炎发生风险和防控工作建议的报告》,它对上海防控战“疫”的意义非同一般!

《报告》在经潘浩起草后呈到“中心”,由中心主任付晨等领导与专家讨论修改后,正式以“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名义上报,落款时间是“2019年12月31日”。

上海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务必加强市区范围内的“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立即启动相关医学培训工作,同时密切关注武汉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个时间点是:2019年12月31日。就应对传染病等重要公共卫生事件和人类面临疫情、灾情而言,第一时间的反应,第一时间的判断,第一时间的决策和行动,多么重要啊!

因为迟误一刻,犹豫一刻,所产生和造成的后果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当天交完报告后,我的心其实就已经开始收紧了。‘敌人’已经开始发动进攻了,我们能无动于衷吗?那是绝对不行的!”“有人以为武汉离我们很远,直径距离有760多公里!可我当时算的时间是武汉到上海高铁全程运营时间是2小时58分钟,也就是说,只要不到3个小时就可能到了我们上海……”潘浩的话想想也真挺吓人的。

元旦两天假期,对上海疾控中心的全体工作人员来说,心情都是紧张的:一面通过各自的渠道把神经盯在武汉那边,一面盯在上海自己的地盘。

2020年1月3日,上班第一天,疾控中心立即组织应对“不明原因肺炎”的医学专业培训。

地处中山西路1380号的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也是全上海抗击新冠病毒战“疫”的总指挥部办公地。在这个不算小的院子内,有好几栋楼房都相隔一定距离。因为是专业机构,又是预防公共卫生疾病的地方,保持楼距是专业需要。

“我自己的小单位在1号楼,2号楼有病毒实验室等部门,元旦前那两三天时间,我和许多同事都在这两栋楼里来回地跑……”潘浩这样回忆说。1月3日,对第一批约80名市级流行性病学调查人员的培训正式开始,培训要求是:按照医学流调专业、针对所掌握的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毒的有效情况,进行技术培训。“别小看了这个培训,其实它把我们上海控制病毒疫情侵袭设下的篱笆给扎紧了!”

“老实说,从1月3日开始,我们的心里就特别紧张,那培训的几十个人像网一样的撒到各医院发热门诊去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者,主要是寻找武汉来的发热就诊者……一方面生怕漏掉,一方面又怕出现。漏掉一个就是莫大的隐患,真要出来一个,就意味着就打到了我们上海跟前。这种环境下紧张不紧张?”

那些日子里,每个“疾控人员”像深藏于草丛中的侦察员,警惕地注意着不明方向而来的“敌人”的突然出现。那些日子大家内心万分焦虑,

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并没有弄清楚。新冠病毒就弄清楚了?估计依然如此。到现在为止,对全世界的医学专家而言,仍然是个谜。

但如此大的一场疫情,还是有些地方保留了一套完整的关于疫情诱发到遏制的全套方案措施和清晰的“路线图”,这太重要了!而且看完这样的“全套方案”与病毒的兴衰史,能总结出许多可贵的成效与教训。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上海抗疫从“病人的发现”到治疗再到痊愈的“史”实告诉大家的原因所在。

2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生怕目前各医院发热门诊所采用的对“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标准是不是本身就有问题,他们对此持“谨慎的高度怀疑”。

“查找一个病毒患者,你得有标准呀!医生到底如何通过‘发热’判断其为‘不明原因肺炎’的患者呢?如果标准不对,你又怎么可能诊断得出他到底是还是不是呢?这些问题都像一把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这些人的头顶上……”

这或许非一般人所能想象得出。然而在这里,我不得不强调一下那份发送到了各区的重要发热门诊医院的“试行意见”。上海市疾控中心迅速组织专家研究撰写出了这份“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监测试行意见”,直接发送到各区重要发热门诊医院。这份监测“不明原因肺炎”的试行意见,对指导各大医院“逮”住后来我们所知的新冠病毒传染源和患者起了重要作用。

1月12日,上海和全国各卫生系统都收到了国家卫健委把“不明原因肺炎”确定为“新冠病毒”的消息。潘浩和他的团队重新振作精神,开始“阵地前移”,日夜坚守和紧盯着上海来的每一个可能会“冒”出来的病毒携带者……

那些天,每一次医院送来的采集“样本”经过病毒实验室检测之后,结论说“不是”时,“我们真的又高兴,又有些失落……”等待“敌人”到达的日子里,大上海面临的危险也越来越大:因为春节一天比一天接近,武汉的疫情一天比一天严重,要从武汉到上海来的人和要去武汉的人也在一天比一天增长……

2小时58分钟——从武汉到上海的路途,什么地方该是最前沿的阵地?虹桥,虹桥火车站。虹桥火车站既是高铁站,也是向市区转换的地铁起点站,附近还有虹桥机场,这里是通达全国的交通枢纽。

“我们这里其实就是上海疫情的风口浪尖上!”现在跟我介绍情况的是虹桥站最近的一座著名医院的院长马骥,她是位年富力强的专家。

我刚坐下,她便“机关枪”似的开始给我“背书”:同仁医院是上海长宁区唯一一座“中心医院”,承担着全区150多万人的医疗保障任务。也是距离虹桥交通枢纽最近的一家医院,与车站、机场只有5公里。或许正是这个“时代和现实”性,使同仁医院有了许多“第一”。因为这场抗击新冠病毒战“疫”,这座医院又意外地被挺在了最前线——“2小时58分钟”的时间防线,她的同仁医院在阻击从武汉袭来的“疫”战时间,是与飞驰的高铁时间几乎处在平行状态:火车站上一旦发现“发热者”,将立即被拉到马院长他们这里的门诊再进行会诊,再由专家组和病毒实验室确诊是否为正式感染病例……后来在这里被“逮”住并确诊的22例都是这样一个“作战”过程。

我的这样一句文字非常简单,可对上海同仁医院来说,这两个多月里,每一位医务人员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枪林弹雨”中厮杀的战士,一个确诊者的到来,就是一场生死战役,而最紧张的时候,同仁医院每天要接待成百上千人次的“发热”就诊者……这是怎样的战斗啊!

“说来也算巧合,但又似乎是我们上海,我们医院平时的一种‘战备’意识让这次战‘疫’一开始就赢得了主动。”马骥院长说,“‘5号楼’是医院的专属专收传染病的,以前,培训要求是:按照医学流调专业、针对所掌握的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毒的有效情况,进行技术培训。”“别小看了这个培训,其实它把我们上海控制病毒疫情侵袭设下的篱笆给扎紧了!”

“老实说,从1月3日开始,我们的心里就特别紧张,那培训的几十个人像网一样的撒到各医院发热门诊去了解情况,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者,主要是寻找武汉来的发热就诊者……一方面生怕漏掉,一方面又怕出现。漏掉一个就是莫大的隐患,真要出来一个,就意味着就打到了我们上海跟前。这种环境下紧张不紧张?”

那些日子里,每个“疾控人员”像深藏于草丛中的侦察员,警惕地注意着不明方向而来的“敌人”的突然出现。那些日子大家内心万分焦虑,

3

1月15日夜,蒙蒙细雨。一辆私家车向医院驶来,车上共3个人:56岁的陈女士和她的女儿、女婿。

让上海严阵以待的这个新冠病人就这样出现了!

陈女士下车后,在女儿女婿的搀扶下,进了5号楼“发热门诊”。

这一天值班的医生叫于亦鸣。“哪儿不舒服啊?”身穿白色隔离服、戴着口罩的于医生一边接待看上去已经比较疲倦乏力的陈女士,一边注意到了她的就诊挂号条——由陈女士的女婿递上的并不是“医保卡”,而是“自费卡”,这就意味着就诊者并不是上海户籍。

“我发烧了……”陈女士回答说。

“来,测一下体温。”于医生一边给陈女士测体温,一边很自然地询问道,“你不是上海人吧?”

“武汉的……”

一听“武汉”二字,于医生那对在防护镜后面的眼睛警觉地瞪了起来,当然是个经验老到、一眼就能认出非常厉害的医生!

“这就是于医生,我们的‘暖男’!”马院长将一位斜挎着一只包、戴着口罩、看上去瘦削型的小伙子指给我看。

哈,真的是“暖男”一个,而且是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种“暖男”。为上海阻击战“疫”立下“头功”的英雄,竟然是这么一个“毛头小伙子”呀!我心里一笑,亲切地跟他打了个招呼,“坐坐。”

小伙子看上去真是平平常常,但我心想:也正是他,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时刻,绝地拉响了上海这座大都市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那一刻,这位平常的“暖男”,其实已经挡在了上海2400万人在这场病毒疫情大浩劫正面“遭遇战”的最前线……

下面是于亦鸣医生所讲述的他发现这位病人的整个过程——

“武汉疫情暴发后,我们医院当时就考虑到我们这边距离虹桥交通枢纽近,肯定任务比较重,所以把其他一些科室的医生抽调到了发热门诊去补充力量,我是其中之一。”于亦鸣说。

“1月15日我接的是晚班。

晚上大约10点钟,一位中年妇女在一对年轻夫妇的陪同下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她用的不是本市居民的医保卡,所以一下引起了我的注意。尤其是在我问她是什么地方的人后,她告诉我是在武汉来的。加上测试体温一看,38.4℃!我的心头真是“咯噔”了一下。但陈女士自己也紧张地反复跟我解释,说她没有去过那个华南海鲜市场,更加让我警惕起来……”

“在家时去武汉中医院挂过诊,可他们告诉我说没事,是上呼吸道感染……出武汉时我有些担心路上会不会病倒了,所以又在临走前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了一下,医生又说没事,我就这么过来了……”陈女士说。

于亦鸣迅速开了一张胸部CT单子。“马上去做下胸部透视,回头我们再再看……”于亦鸣站起身,指了指做透视的地方,让陈女士的女儿和女婿扶自己的母亲过去。

CT片子很快出来。于亦鸣放在灯光下一照,出现在他眼前的陈女士的双肺影像,完全是工作了13年的于亦鸣所没有见过的、那种异常发白的炎症!

这不就是传说中典型的“不明原因肺炎”症状吗?此时,于亦鸣心头几乎肯定了这就是“新冠病毒肺炎”!

“你先别动!我马上就回来!”于亦鸣已经坐不住了,拿起片子三步并作两步地去了另一房间,向医务科科长顾志俭汇报:“顾科长啊,我这里有位就诊患者,与‘新冠病毒肺炎’的症状一样啊!”

“啊——”电话那头,顾志俭科长也叫了一声,随后马上告诉于亦鸣,“我立即让感染科启动相关流程……”就在于亦鸣回到就诊值班室的那一两分钟时间里,顾志俭科长已经通知了感染科科长张琴主任,张琴主任又迅速告诉当晚正在值班的刘岩红副主任:“马上启动相关流程,先让患者办理入院手续,同时隔离她和身边的亲属。每一步都必须要求所有的值班医生护士按照流程走!千万千万呀!”

“明白!张主任放心!”正在值班的刘岩红是位既能干、又心细的感染科骨干,她得令后,立即来到于亦鸣的值班室,马上带患者陈女士进二楼的隔离病房。

“你不能进!一步也不能往里走

4

然而,这个“新冠病人”的出现,大上海被牵动的何止潘浩他们。

1月16日上午8点,也就是上海上班前的时间,同仁医院上下已经忙碌开了。马骥院长主持召开了院级领导和专家会议,时间虽短,但任务清楚:马上组织专家团队对这个病人进行会诊。

“这不是一例普通的传染患者,它可能是我们上海拉开整个与‘新冠病毒肺炎’传染战幕的第一枪。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我至少接到近十个电话,方方面面都在关心关注这个患者,所以现在我们决定,请蒋利副院长带着院里专家们去进行会诊,要尽快形成报告。马上行动!”马骥院长刚起身,又布置了一个任务,“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护,凡接触病人的都要按规范做,绝不能有半点马虎!这是铁律!”

不到9点,蒋利副院长带着感染科、呼吸科、影像科、重症医学科、药理学等相关的六七位专家来到陈女士病房,对她的病情进行会诊。

“从病人的症状和片子来看,新冠肺炎是毫无疑问的了!而且她的这个肺炎图像与众不同,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鉴于她又来自武汉,需要马上对她提高隔离和治疗的特殊措施。因此我们建议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蒋利是院里分管业务的副院长,他的权威摆在那里,所以他的总结代表了专家们的意见。

“现在开始,病房内与患者接触的医生也尽量要少。”马骥院长又指示感染科,“你们要根据具体情况,编排专人值班医生,具体负责这个病人。其他人尽量少接触、不接触病人……”

“感染科明白。”科长张琴向院长报告道,“刘岩红医生主动要求入病房,她说她是第一个进入隔离病房的,所以说由她一个人来负责接触这个病人……”

“真是好同志!”马院长一声感慨,又吩咐道,“科里要有刘医生当好后勤兵,决不能让她有丝毫危险。”

“好的!”

当张琴主任站在隔离病房门口时,正从病房内走出来的刘岩红医生向她做了一个“V”字手势。那一刻,主任张琴的眼睛酸了一下,立即回敬了刘岩红同样的一个“V”。

17日这一天的夜间,陈女士的体温恢复正常,乏力症状也逐渐减轻,虽仍有些咳嗽,但并无加重。

“刘医生,你几天来为我没日没夜地操心,看得我都心疼了。今天我舒服多了,你也歇歇吧!”第二天一早醒来后,陈女士对在帮忙打扫和整理病房的刘岩红说。

接下来18日、19日两天,陈女士过得挺“放松”,感觉身体没什么异样,自己甚至都感觉“快好了”。可那狡猾的病毒不按常理“出牌”,而陈女士并没有逃脱新冠病毒“玩”的把戏。

1月20日晚上8点40分左右,已经近三天“平安无事”的陈女士突然感到胸闷难受……“刘、刘医生,我、我难受……难受……”她拼命地呼喊,呼喊刘岩红医生,可她的嗓子感觉像塞了棉絮,呼吸也顿感困难……

“叮铃——”

“叮铃——”

医院内几个电话几乎同时响起。“不好,情况紧急了!”这是副院长蒋利的声音。

“马上到隔离病房!”

那一刻,几位专家“飞”一般奔向病房……

“快给她加氧!”

蒋利副院长一进陈女士的病房,见她已经处在极度的呼吸困难之际,而这种情况一般重症肺炎也是不曾见过的:患者似乎在瞬间被一种什么东西攻击而出现严重的近似窒息的地步……

“加!再加!”几个医生全力配合,给患者陈女士进行高流量的氧罩……5分钟……10分钟……

15分钟……20分钟……

所有在场的医生几乎全都屏住自己的呼吸,一分钟一分钟地盯着患者的面容变化……

“我抢救过不少危重症患者,可真还没有见过像这次抢救那样叫人心急如焚的!”事后,刘岩红医生每每回忆起当时的抢救现场,这般说道。

“好了……好多了!”蒋利副院长看着患者慢慢地自行地缓过来,一直到最后完全恢复常态。

“我活过来了?”缓过劲的患者陈女士张开双眼,寻找到了刘岩红医生,问道。

“没事了!没事了!阿姨好了了不起啊!”刘岩红说话时,两眼噙着泪光。

“谢谢医生……”陈女士也掉下了眼泪。

病人的这场急转直下的险情,让上



海医生和专家们也知道了武汉那边的传言看来并非空穴来风,这新冠病毒确实与众不同,病情险恶,稍有大意,就可能被其夺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啊!

22日又是一个整天,陈女士能吃能睡,一切皆好。中午时分,刘岩红医生兴奋地告诉她:“昨天给你采集的鼻咽拭子及痰液的检测结果都出来了,阿姨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啥情况?”陈女士紧张地问。

“都是阴性!”

“啊——这是不是说我的病快好了呀?!”陈女士开心得在床上摆起双手来了!

22日这天,市级专家对病人陈女士再次进行了会诊,这次来的是瑞金医院影像科严福华教授、龙华医院ICU的陈主任以及中山医院呼吸科宋元林主任。三位专家经过一番会诊后认为:“同仁医院对患者的治疗方案是正确的。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患者仍需要按原治疗方案继续巩固治疗。建议23日再做一次呼吸道采样查病毒化验,如果与21日采集化验的结果一样均呈阴性,可以考虑出院。”

专家的会诊意见一出,别说患者有多欢欣,就是医院上下都在一传十、十传百地悄悄欢呼着——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只能如此。“当时上海的疫情已经开始严重起来,但这个病人的治疗效果确实让疫情十分困难之中的我们为之一放欣鼓舞!”马院长说。

1月23日,患者陈女士的身体状况比前一天更好转,基本恢复了她平时的状况。“我现在一点也没感觉到有哪儿不舒服!跟发烧前完全一样,好像比以前更有精神了!”她笑着对刘岩红说。

“阿姨,我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医院决定明天同意你出院啦!”在这一天晚上临睡之前,刘岩红把这件事告知了陈女士。

“哎呀呀!我、我要哭了!我要哭了呀……呜呜……”这一回她是喜极而泣。

第二天,无数上海市民在9点钟的电视新闻中看到了陈女士被治愈出院的镜头,听到了她含着热泪说的那句话:“我谢谢上海!谢谢上海人民治好了我的病……让我能够回到家与亲人们一起团圆过年!”

这一天我也在上海,我也看了这条新闻。跟所有其他的上海人一样,我也深深地被这条喜讯所感动、所振奋……

(因篇幅原因,本文刊发时有删节)